



视觉中国 供图

走，去玩儿雪吧！

小雪节气刚过，有些地方就已飘起了雪花，送来了冬的问候。赏雪、滑雪、围炉听雪……不知不觉，又到了踏雪出游的季节。

去哪儿玩雪呢？去黑龙江吧，在哈尔滨冰雪大世界找回纯真的童趣，在雪乡踩着“白云”慢慢走；去吉林吧，在长春的南湖踩冰，像戴着护耳帽的小孩那样，在冰上打出溜；去河北崇礼，在雪道上俯冲飞驰，享受速度与激情的

快感；还可以去新疆禾木村，看看那莽苍的白，在静止的时间里与爱人同“淋”雪、共白头；听说四川海螺沟的积雪终年不化，日照金山时会显得格外晶莹剔透，雪后初晴的华莹山也别有一番意境……

冬有冬的温情，雪有雪的来意。在这个雪季，让我们跟着冬的脚步，尽情到冰天雪地里撒欢儿吧！（郝宁）



来看你 哈尔滨的雪

□ 吴仲亮

江上领略北方飞雪的潇洒自如，大气磅礴。

此时的松花江，早已坚冰封冻，厚度竟达3米之多。柳宗元诗中“孤舟蓑笠翁，独钓寒江雪”的意境是断然见不到的，只有游人乘着雪橇、滑车、雪爬犁在冰面上飞驰，尽情地享受冰雪赐予的快乐。

雪越下越大。雪花在天地间狂舞，似乎有张无边无际的网，把周围的世界网在白茫茫的雪幕中。天空变得浑然一片，大地好像铺上一层厚厚的棉絮，而冰面因有来往车辆碾碎积雪，仍依稀可辨。我漫步雪中，犹如踩在柔软蓬松的棉地毯上，仿佛拾起那久远的童趣，眼前也浮现儿时雪地嬉打打闹的情景。

听着脚下“咯吱咯吱”清脆得让人心醉的旋律，回望身后一个个属于自己的脚印，在积雪中慢慢变得模糊，直至了无痕迹。漫雪琼瑶，天地寒凛，朔风夹裹着雪花，不断拍打在我的脸上。我索性停下脚步，仰起头，微闭眼，那一片、两片、无数片的雪花，更是肆无忌惮地飞落到我的脸颊，只觉得寒意砭骨，隐隐生疼。

雪，是哈尔滨人宝贵的资源，是土地与山林的保护神，更是一种精美绝伦的奇特景观。对从小会堆雪人的哈尔滨人来说，如今的雪人更为艺术、精致。雪雕是被艺术家塑成的艺术“雪人”，题材无所不有，大到长城云塔、亭台楼阁，小到人物小品，一颦一笑，眉宇生情。有的精品还能镂空雕塑，鬼斧神工、美轮美奂、不可思议。在哈尔滨冰雪大世界，雪竟有了汉白玉的色泽和质地，能工巧匠用智慧与技巧，以雕塑艺术语言描绘出一幅幅壮丽的画卷，创造出一个晶莹剔透的童话般的世界。

雪花，是世界上最圣洁的花。喜欢雪是一种心情的愉悦，而倾听雪更是一种心灵的流淌。作家雪小禅说过：“听雪，也是听心、听雪的刹那，心里定会开出一朵清幽的莲花。”我站在冰天雪地的松花江上听雪，恍惚间，听见了种子落入泥土的声音，听见了含苞待放的声音，听见了燕子呢喃的声音，听见了庄稼拔节的声音……

挥挥手，我好想带走哈尔滨的一片飞雪。

贡嘎山下海螺沟

□ 朱仲祥

“圣洁甘孜”是川西的旅游名片之一。我对它的认知，源于海螺沟。

海螺沟处于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的泸定县、九龙县、康定市和雅安市的石棉4县市交界处，景区有一高一低两个景观：高者贡嘎山，主峰海拔7556米，不仅是横断山脉的最高峰，也是四川境内的第一高峰，故称“蜀山之王”；其二是冰川，最低处海拔仅2850米，是亚洲海拔最低的现代冰川。

沿大渡河谷前行，穿越了若干隧道之后，终于抵达海螺沟口的磨西镇。街灯已亮，片片白雪在光晕中如萤火般飘飞，镇子的树冠、屋顶和草地，包括我们的衣服上，全都“栖”着雪花。磨西之夜热闹非凡，大街上商铺林立，蘑菇、核桃等山货琳琅满目，川西风味和藏家风情的餐馆鳞次栉比，生意火爆，繁华热闹的人间烟火气扑面而来。

一夜过去，雪过天晴。迎着清爽晨风推窗远望，东边的天空呈现一片曙色。一溜玫瑰色的雪山出现在天际，闪闪的金光和欲染的曙色交相辉映，共同描绘出一幅瑰丽无比的画卷。渐渐地，太阳终于喷薄而出，万道霞光照亮了天空，远远近近的山峰都披上了霞光。那些玫瑰色的雪峰也在霞光中朗润了起来，在朝霞的渲染下，光彩照人地呈现在我们眼前。更让人惊喜的是，有座金色的雪峰，在镇边的山峰背后分外耀眼，就那么俯瞰、辉映着我们。

曾读到过描写雪景的诗句，对“燃烧的雪”之类的夸张言辞始终心存疑虑，现在面对海螺沟“日照金山”的奇观，方知自己的愚钝和浅薄。我想，这些金光万丈的雪峰，定是朝霞献给贡嘎山的礼物。

加入第一批登山者队伍后，我们乘坐景区的游览车，一路驶向海螺沟深处。茂密的森林在车窗外依次闪过，林中布满耀眼的积雪。冰川长长的冰舌延伸到了沟口，在山谷里晶莹剔透。孤傲的贡嘎山峰不时出现在前方，不过此时已褪去霞光的绚烂，回归到它原本的银色。愈来愈茂密的森林、厚厚的积雪，以及更加盘绕曲折的公路，都提醒着我们山势在不断增高。山间的流水也在密林中的雪地上淙淙流淌一路相随。

抵近海螺沟冰川，贡嘎山首先挤占了我们的视野。高高的山峰巍然矗立，直插蓝天的雪山之巅白云缠绕，就像给贡嘎山戴上的高贵皇冠。山前各延伸出两道起伏的连山，形成冰川的河床。山崖嶙峋奇崛如刀劈斧削，终年不化的冰雪凝结在山体，勾勒出清晰而刚劲的雪线。

一道凝固的冰瀑布，自贡嘎山腰奔涌而出，气势磅礴，大有排山倒海之势。恍惚间，真能感觉到它在倾泻奔突，在欢腾激荡，在轰然作响，在一泻千里。冰瀑下泄，形成冰河，横陈山前，蔚为壮观。冰河也是动感十足，那些起伏跌宕的冰面，恰似滔滔河水在日夜东流。

缆车缓缓掠过冰川上空，掠过托举着雪花的原始森林，我们登上了正对贡嘎山雪峰及山前冰瀑的四号营地观景台。凭栏翘首贡嘎山雪峰，再次被它昂首天外藐视苍穹的气势所折服。亿万年的冰霜雨雪、沧海桑田都难以折服它的刚勇，难以磨灭它的意志。它就那样耸立在这横断山脉的最高处，俯视人世的花开花落，气盖群峰，

遗世独立。

回望山下的悠悠冰川，依然是那滚滔滔滔的姿态。凝神静气之间，仿佛能听到它的浪花飞溅，听到它的一路高歌。大自然真是奇妙，它用神奇的魔力，竟将倾泻而下的飞瀑和波涛，凝固成沉默不语的河流。我猜想，也许是贡嘎山的动人威仪，迟滞了它远行的脚步；也许是海螺沟的依依不舍，才有这深情的挽留。

冰川也不是一成不变，它也有在沉默中爆发的时候。据说冰体组成的冰瀑布在融冻作用下，会不断产生冰崩，由于冰体间的撞击与摩擦会产生放电现象，一时蓝光闪烁、山谷轰鸣，千千万万的冰块滑落、飞溅，扬起漫天雪雾。只是这种奇异景观很难看到。

走出观景台，转身遇到一座金光耀眼的四面佛像，坐落在四方台基上，正对贡嘎山主峰，雪光和阳光交相辉映，四周围栏挂满了五彩经幡。台上矗立着一座圣洁的佛塔，四周堆积着厚厚的白雪。佛塔旁竖立着神柱，经幡环绕四周，为这片雪天地增添了绚烂的色彩。佛塔、经幡与雪山相辉映，彰显出山与佛的高贵和神圣。

如果说上山是在仰望，那乘坐回程索道时，目光都在俯瞰，俯瞰沟中凝固的冰川，俯瞰索道下肃穆的森林。那些茂密的高山冷杉，静静立在冰川谷底的两边，葱郁的枝头雪花点点，如同洒落山谷的星星。我还看见有雪水在静静流淌——雪水自峭壁上滑涓涓出，在冰川裂隙间汇成几汪水池，碧绿澄澈如少女的眼睛，深情凝望着“蜀山之王”……